

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

北京出版社

四庫禁燬書叢刊

子部第一九冊目次

林子三教正宗統論三十六冊(三)

〔明〕林兆恩撰
明萬曆刻本

一

存古類函三卷

〔明〕陳組綬輯
明末刻本

三九九

林子三教正宗統論三十六冊(三)

〔明〕林兆恩撰

明萬曆刻本

北京大學圖書館藏

林子三教正宗

四書正義

門人盧文輝校

大學統論

時有訪林子於豫章之比沙寄室。與林子談大學。適有客至。而林子未之答也。林子乃遺之書曰。區區之所知。區區之所信者。孔子之經。曾子之傳也。今且爲兄詳之。世相傳大學之道以下。謂之聖經。孔子之言也。所謂誠其意者以下。皆是賢傳。曾子釋之之辭也。曾子

三教正宗

大學統論

既已釋之。而又奚待後人而復釋之也。若後人欲復釋之。釋曾子之釋可也。若謂曾子之傳。不足以釋孔子之經。而必欲反曾子之所釋者以求異焉。區區之所不能知也。區區之所不能信也。釋曾子之所釋者。尚恐不明大學之旨。而反曾子之所釋者。又安能得孔子之心邪。孔子之心。曾子之心也。曾子之心。我之心也。以我之心。而通於曾子之心。以曾子之心。而通於孔子之心。此乃釋經釋傳之大

義也。然孔子遠矣。而孔子之心可得而見者。孔子之經也。曾子遠矣。而曾子之心可得而見者。曾子之傳也。若夫我之心亦孔子之心。亦見之孔子之經也。我之心亦曾子之心。亦見之曾子之傳也。不以我心之經。以逆孔子之經。未有能釋經者。也不以我心之傳。以逆曾子之傳。未有能釋傳者也。况乎不知我心之傳。而擅反曾子之傳。不知我心之經。而強釋孔子之經者。區區之所不能知也。區區之

三教正宗

大學統論

所不能信也。區區嘗謂明德者。書之所謂顯道也。天叙天秩。燦然不紊者。德之明也。以此教家以教國。以此教國以教天下。所謂教以人倫者是也。大學曰。其家不可教。而能教人者。無之。而明明德於其國者。乃所以教家以教國也。其曰孝者。所以事君也。弟者。所以事長也。慈者。所以使衆也。又曰。一家仁。十國興仁。一家讓。一國興讓。又曰。兄宜弟。而後可以教國人。又曰。宜其家人。而後可以教國人。

又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。而後民法之也。明
明德於其國者。非所以教以人倫乎。大學曰。
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。而明明德於天下。
乃所以教國以教天下也。其曰上老老而民
興孝。上長長而民興弟。上恤孤而民不倍。舅
犯曰。亡人無以爲寶。仁親以爲寶。而曾子引
之。豈不以寶不在國而在於親邪。故君子不
以得國爲寶。而以仁親爲寶。不以亡身爲憂。
而以亡親爲憂。此大學之所以必崇仁孝而

三教三

大學統論

三

重人倫也。區區故曰明明德於天下者。明人
倫於天下也。然不特教之以人倫焉已也。而
於好惡用人理財之教。且諄諄焉。謂非民生
日用之常。所可使由之道邪。何嘗以其具衆
理而應萬事。所謂虛靈不昧者。而責之於不
可使知之民也哉。夫曾子傳而釋之。旣如是
其詳且明矣。而兄乃不信曾子。而必信朱升
者何歟。曾子一貫之唯。孰不以爲非朱子之
所能及也。曾子親受業於孔子之門。而傳之

獨得其宗者。又孰不以爲非朱子之所能及
也。此非區區之言也。天下萬世之公言也。而
兄乃不信曾子。而必信朱子者何歟。區區惟
信余之心。以信孔子之經而已矣。又惟信余
之心。以信曾子之傳而已矣。若謂曾子之傳。
不及朱子之註者。區區之所不能知也。區區
之所不能信也。若謂曾子雖親受業於孔子
之門矣。乃反不如朱子之興起於千百世之
下。而尤爲得其宗也。區區之所不能知也。區

三教三

大學統論

四

區之所不能信也。若所謂治國平天下。而有
外於人倫以爲教者。區區之所不能知也。區
區之所不能信也。若謂不可使知之民。而必
語之以虛靈不昧之本體者。區區之所不能
知也。區區之所不能信也。人倫莫大於孝弟。
孝弟之至。通於神明。光於四海。若謂人倫之
大。不可以教國教天下者。區區之所不能知
也。區區之所不能信也。區區之所知者。知余
之心。知孔子之經。知曾子之傳而已矣。區區

之所信者。信余之心。信孔子之經。信曾子之傳而已矣。若於余之心也。非於孔子之經也。非於曾子之傳也。非區區之所不能知也。區區之所不能信也。兄以爲信兄之心。以信曾子之傳。而信孔子之經乎。抑或信朱子之註。而反曾子之傳。以信孔子之經乎。若不知有吾心之孔子矣。而能有得於孔子之經者。區區之所不能知也。區區之所不能信也。既不知吾心之孔子矣。而擅反曾子之傳。而能有

三教正宗

大學經論

五

得於孔子之經者。區區之所不能知也。區區之所不能信也。蓋反曾子之傳。正所以反孔子之經也。既反孔子之經。而曰我願學孔子者。區區之所不能知也。區區之所不能信也。鄙見如此。惟兄其終教之。世相傳以所謂誠其意者以下。是曾子之傳。余以此謂知本。此謂知之至也。以下。是曾子之傳。讀大學者當自知之。

林子曰。至善備矣。可以明明德。可以親民也。

可以定。可以靜。可以安。可以慮也。故誠意也者。誠其意以求慊乎至善也。致知也者。致其知以求明乎至善也。格物也者。格其物以求去其所以蔽乎至善也。至善備矣。可以忿懣。可以恐懼。可以好樂憂患。而不失其正也。可以親愛。可以賤惡。可以畏敬哀矜傲惰。而不入於辟也。可以孝。可以弟。可以慈。可以宜家人。可以宜兄弟。可以爲父子兄弟足法。而明其德於其國。可以老老。可以長長。可以恤孤。

三教正宗

大學經論

六

可以好惡。可以用人理財。而明其德於天下。或問聖經一篇。而曾子傳而釋之。豈萬世而下。真有所不能易邪。林子曰。曾子得傳於孔子者也。而其所以發孔子之蘊者。有不得孔子之心哉。夫既得孔子之心矣。而必反其所釋。而別有以釋之也。將以求異而叛孔子之教乎。抑其聞而知之者。而非曾子之唯之所能及也。余嘗觀之易焉。文王之易。惟以明伏羲之所未嘗明矣。周公之易。惟以明文王之

所未嘗明矣。孔子之易。惟以明周公之所未嘗明矣。此數聖人者。非故襲常以相徇也。而其畫之彖之象之文之以文繫之以辭。亦皆心心相授。要於其當焉。而不可易也。然則曾子之所以傳大學而釋之者。夫豈可得而易哉。故後之疏易者。只疏孔子之易可也。豈不以易之爲書也。至孔子而旣明之耶。若舍孔子之易。而必求之伏羲文周之易焉。卽曰能得伏羲文周之易也。余弗知之矣。後之釋太學者。只釋曾子之傳可也。豈不以大學之爲教也。至曾子而旣明之耶。若舍曾子之傳。而必求之孔子之經焉。卽曰能闡孔子之經也。余弗知之矣。

林子三教正宗

大學正義

門人盧文輝校輯

大學之道

林子曰。學之道一也。而謂之大學者何也。以至善而明明德。而親民而家。而國。而天下。而萬世。悉皆我之度內也。此其所以不以一身之學。以爲學。而以天下萬世之學。以爲學者。大學也。故堯舜之道。樂以天下。憂以天下。而天下之大。有一人。之不被其澤焉。殆非堯舜

三教正宗

大學正義

之心也。仲尼之道。樂以萬世。憂以萬世。而萬世之遠。有一人之不聞其教焉。殆非仲尼之志也。

林子曰。在明明德。在親民者。人已合一之學也。在明明德。在親民。在止於至善者。內外合一之學也。無人無已。無內無外。故曰大學之道。

在明明德

林子曰。明德也者。顯道也。書曰。天有顯道。厥

類惟彰。君臣之義。父子之仁。夫婦之別。長幼之序。朋友之信。天敘天秩。燦然而彰明也。故大學之道在明明德。

林子曰。德本明也。而曰明明德者何也。蓋欲明此明德於家國天下而見之於行也。

或問德也者得也。得之於心之謂德也。而五常乃達道也。謂之德也可乎。林子曰。有何不可。蓋五常者。常德也。常德者。明德也。夫謂之常德者何也。自其達古達今不可得而變者。

三教正宗

大學正義

言之謂之常德也。夫謂之明德者何也。自其天敘天秩不可得而紊者言之謂之明德也。惟此常德而備天下之至美焉。故亦謂之懿德。詩曰。民之秉彝。好是懿德。惟此常德而極天下之至順焉。故亦謂之順德。孔子曰。父母其順。又曰。以順天下。悖此五常。而以順則逆者。凶人之爲不善也。孝經曰。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。謂之悖德。又曰。不在於善。而皆在於凶德。惟此五常。豈但謂之德焉已也。而亦可

謂德之本矣。孔子曰：夫孝德之本也。夫既謂之德之本矣，乃反不可謂之德邪？然則謂之峻德也可乎？林子曰：有何不可？孔子曰：先王有至德要道，至也者，至極之義也；峻也者，峻極之義也。夫既謂之至德矣，而獨不可謂之峻德邪？然則謂之明命也可乎？林子曰：有何不可？蓋五常之德，非由外鑠，而我固有之者，性之命於天也。中庸曰：天命之謂性，而五常之性，不命之天乎？書曰：天敘有典，天秩有禮。

既曰天所敘矣，又曰天所秩矣，燦然較明，不謂命之天，而爲天之明命乎？故明德者，明命也。以其命之於天也，而謂之命，以其得之於人也，而謂之德，以其爲人之所固有也，而謂之性，以其爲天下萬世之所共由也，而謂之道。

林子曰：明德者，顯德也。至善者，不顯之德也。顯德者，人所共知，人所共由。五者天下之達道也，不顯之德，寂然不動之誠，喜怒哀樂未

發之中。夫子之所罕言而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。

在親民

林子曰：親也者，親之也。明明德以親民，使之相親而相睦也。孟子曰：人倫明於上，小民親於下。故大學之道又在親民。

在止於至善

林子曰：渾然在中，粹然至善者，至善也。繫辭所謂繼之者善，中庸所謂不明乎善，孟子所

謂可欲之謂善，是皆所謂至善之善也。又曰：至善之地，豈非堯舜之中？孔子之一耶？而止至善之地，豈非執堯舜之中，而主孔子之一邪？知止至善而定而靜而安，豈非堯舜所謂安汝止之安？孔子所謂仁者安仁之安邪？林子曰：止有二義，止也者，止也。止也者，止之也。其曰止也者，止也，謂所當止之處也。其曰止之也者，止之也，謂止其所當止之處也。易曰：艮其止，止也。又曰：止其所止也。止其

所止之也。帝堯安汝止之安。文王敬止之敬。太甲欽厥止之欽。皆止之之義也。顏子之未見其止。止也。君子思不出其位。位止也。而思不出其位者。止之也。仁人之安宅也。安宅止也。其曰曠安宅而弗居。居之者。止之也。曠則弗止矣。易之正位。孟子天下之正位。止之義一也。孟子又曰中道止也而立者。止之也。又曰以仁存心。心止也。而存之於心者。不謂之止其止乎。居仁之居。居之無倦之居。止

三教宗

卷之五

五

之也。詩曰。綿蠻黃鳥。止于丘隅。其曰丘隅者。謂非黃鳥所當止之處乎。其曰止于丘隅者。謂非黃鳥知其所當止之處而止之乎。若不明吾身之丘隅焉。而欲知所當止而止之也。難矣。此君子之所以貴得師也。

或問明明德親民止至善之旨。林子曰。大學之道之大。惟明明德親民二者而已。二者之大。亦將何所用其功乎。惟在吾身至善之地而止之而已矣。由此而能定。由此而能靜。由

此而能安。所謂寂然不動。天下之大本立矣。而千變萬化。不由此中出耶。

林子曰。止至善者。一也。德胥此而明。民胥此而親者。一以貫之也。

林子曰。窮而能止此至善也。則能獨善其身。可以耕稼。可以陶漁。可以飯糗茹草。若將終身。達而能止此至善也。則能兼善天下。可以明物。可以察倫。可以由仁義行。非行仁義。余由是而推言之。則至善之地。而天地健順之

三教宗

卷之五

六

至德在我矣。苟能知所止而止之。天地有不自我而位乎。至善之地。而民胞物與之分量在我矣。苟能知所止而止之。萬物有不自我而育乎。

林子曰。聖人之學。止至善矣。止之而無所於止也。其次則知有至善矣。止之而有所於止也。其次則不知有至善矣。必先格其物。而後能止至善也。又曰。格其物以致其知。則能知乎止至善矣。而定而靜而安。則能得乎止至

善矣。又曰。不格物。則不能知所止。能知所止。而物無不格矣。

知止而後有定

林子曰。知至善而止之。則敬矣。敬則定矣。定而靜也。靜而安也。而居安資深。取之左右逢其原矣。非所謂能慮乎。又曰。心在腔子裏。不逐於物者。定也。心在腔子裏。不動於物者。靜也。心在腔子裏。不待定而自定。不待靜而自靜者。安也。

三教正宗

大學正義

七

上府老在安

林子曰。大學知止而定而靜而安。余嘗譬之野鳥焉。籠矣。欲裂其籠而出之。雖碎其羽毛。不恤也。其能定乎。必久而後能定。定矣。而其欲出之心。則固在也。其能靜乎。必久而後能靜。靜矣。而其無可奈何之心。猶有存也。其能安乎。必久而後能安。

或問釋氏入定。林子曰。入其所當定之處而止之者。定也。又問何名爲定。林子曰。性空之謂定。以復其常定之本體也。又曰。常定是空。

常空是定。

或問何謂靜。林子曰。真心之謂靜。又問。林子曰。無物之謂靜。未達。林子曰。心中無一物之謂靜。譬之太虛然。萬物繽紛。不礙太虛者。無物也。

林子曰。安也者。安之也。若程明道定性之論。而坐如泥塑人者。庶幾乎靜矣。而見獵喜心。謂之安不可也。

二祖慧可。來禮初祖達磨曰。我心未寧。乞師

三教正宗

大學正義

八

與安。初祖曰。將心來與汝安。二祖求心了不可得。初祖曰。我與汝安心竟。林子曰。心本無心。豈有未寧。而曰與汝安心竟者。乃所以復其無心之本體矣。

或問何以謂之能慮。林子曰。此即舍利光之旨也。舍利者。心經所云舍利子者。是也。蓋舍利之方寸也。利子者。方寸中之神也。變動不居。一何伶俐。故謂之利子。光者。光明之義。所謂聖人之心。如明鏡止水。而佛氏又以方寸

為光明藏亦此意也。故定而能慧。寂而能感。虛而能覺。誠而能明。皆舍利光之旨也。

物有本末

此四句承上起下。與孟子物皆然心為甚語意相似。大凡天下之物皆有本末。天下之事皆有終始。而况道也。獨無本末終始之可言乎。

林子曰。以平治齊脩而本之於格物。大學之道知所先矣。由格致而推之以修齊治平。大學之道知所後矣。知所先而先之。知所後而後之。而大學之道其庶幾乎。

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

林子曰。在明明德。註曰。明德者。人之所得乎天。而虛靈不昧。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。吾道一以貫之。註曰。聖人之心。渾然天理而泛應曲當。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。註曰。明明德。於天下者。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。由此三註觀之。明德之旨。一貫之義也。若使

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矣。則是欲使天下不可使知之民。以唯一貫。以得其虛靈不昧之本體也。必不然矣。余故曰。明德者。天下之達道也。而其類之惟彰。書之所謂顯道者是也。而曾子齊治平之傳。不既明乎。讀者當自知之。

林子曰。明明德於天下者。孟子所謂教以人倫也。以上天顯然之理。而明之於天下。以與天下共由之也。

林子曰。傳曰。孝者所以事君也。弟者所以事長也。慈者所以使衆也。明明德以親民也。又曰。一家仁。一國興仁。一家讓。一國興讓。明明德以親民也。又曰。宜其家人。而後可以教國人。其為父子兄弟足法。而後民法之也。明明德以親民也。又曰。上老而民興孝。上長而民興弟。上恤孤而民不悖。明明德以親民也。此皆所謂明明德於其國於天下也。曾子親受業於孔子。

之門。而其傳顧有可得而易歟。况一貫之唯而傳之獨得其宗者乎。

欲正其心先誠其意

時有造林子。與林子談及格致誠正章。其人曰。格致誠正。不必太分別。而其體之惟一。又當以誠意為主。然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。而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。林子曰。此果出於一人之私言乎。抑或有所受之也。曰。夫有所受之也。林子曰。說經者當本之躬行實踐之餘。

三教宗

大學正義

上

而逆其命意立字之志。以心感心。是爲得之。今若果以誠意爲主。余亦從而易其語曰。欲正其心。先致其知。欲致其知。先格其物。格物在誠意。豈不明白。何爲顛倒以罔人耶。若果無次序之可分。則上文不宜錯用四箇先字。下文亦不宜錯用四箇後字。且修齊治平先後之序。既如是其詳明。而格致誠正先後之序。何如是其無差別耶。其人默然。致知在格物。物格而後知至。

林子曰。只此二句。亦既明矣。而又奚待於邪。物格而知即至。乃一時事也。故不曰先而曰在。

知。即知止之知。知至善也。知止乎至善也。知譬之鏡也。物塵也。故格其塵。則鏡明矣。格其物。則知至矣。

林子曰。致也者。致也。而致之之義。譬物之初無有也。而今始致之者。致也。至也者。至也。而至之之義。譬人之適他邦。而今始至者。至也。

三教宗

大學正義

上

夫致知也。知至也。豈其知也。致之而後至耶。故知也者。虛靈知覺。我之所自有也。而亦何待於致。本在內而非外也。抑豈其從外而至者至耶。致而無所於致者。致也。至而無所於至者。至也。無所於致。無所於至。而曰致曰至者。蓋借致至二字之義。以發明之。而非真有所於致。真有所於至也。若中也者。亦我之所自有也。而中庸則曰致中。仁也者。亦本在內而非外也。而孔子則曰我欲仁。斯仁至矣。誠

能比而觀之。則知所謂致所謂至之義矣。
林子曰。此所謂物者。非事物之物也。記所謂
人化物之物也。此所謂格者。非扞格之格也。
書所謂格其非心之格也。心化於物矣。不謂
之非心而何。故格其非心者。格物也。格者。
格去之義。

林子曰。格物乃大學頭腦工夫。物格而知斯
至矣。若韓昌黎文章士也。論聖學而遺格致。
其亦大失聖經之旨者乎。或問物而格之。豈

三教正宗

大學正義

主

不反動其心乎。林子曰。有物則格之。始學之
功也。要而言之。心本虛也。而又安有物之可
格乎。學而至於無物之可格矣。豈非誠則無
事。而爲聖人之極功邪。朱子嘗有言曰。向來
以察識端倪爲格物。致知實下手處。以故闕
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。又答何叔京曰。使道
可以多聞博觀而得。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
矣。又答呂子約曰。孟子言學問之道。惟在求
其放心。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。今一向

耽着文字。今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。更不
知有己。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。又答
陸象山曰。邇年日用工夫。頗覺有力。無復向
時支離之病。凡若此類。載之朱子全集甚多。
王陽明亦嘗摘其要而爲朱子晚年定論云。
孔子曰。賜也。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非也。
孟子曰。堯舜之知。而不徧物。此堯舜孔孟之
公案也。而朱子之釋格物也。有曰。卽凡天下
之物。表裏精粗。而益窮之。以求至乎其極。載

三教正宗

大學正義

古

觀或問有曰。一草一木。亦皆有理。不可不察。
又曰。凡有聲色貌象。而盈於天地之間。皆物
也。莫不各有當然之則。而不容已。又曰。或考
之事爲之著。或察之念慮之微。或求之文字
之中。或索之講論之際。自其一物之中。莫不
有以見其所當然。而不容已。與其所以然而
不可易者。由此觀之。豈非多識以爲學。而徧
物以爲知邪。

宋儒有言曰。君子耻一物之不知。夫天下之

物可謂衆矣。安能以一物不知爲耻。而益窮之。至於其極邪。况其表也。裏也。精也。粗也。悉能格之。而無不到邪。又况一草一木之細。而必察之。今日格一件。明日格一件。將何爲耶。其將以一草一木。表裏精粗。而有益於心性之大。而爲作聖之功邪。程明道所謂弄精魄者是也。設言堯舜以遠志爲小草也。仲尼以梗梓爲豫章也。不謂一草一木之不知乎。則堯舜仲尼。顧乃以爲耻。而天下後世。遂謂堯

三教宗

大學正義

五

舜仲尼爲非聖人也。必不然矣。

司馬溫公扞禦外物之說。余嘗非之。或曰。扞禦固非矣。而格去者是與。林子曰。人惟與物相爲周旋也。而外物安得而扞禦之。若余所謂格去者。非格去其外物也。乃格去其非心也。然則物無美惡與。林子曰。溫公扞禦之說。在物而不在心。若余格去之義。在心而不在物。而物之美惡。非所論也。

夫旣曰格物矣。而又曰在心不在物者何也。

林子曰。人有言曰。心中不可有一物。又曰。此大胃中無物。若着於物。而爲物所礙。則是胃中有物矣。故心礙於聲色臭味。則心爲有物。而外不能忘也。心礙於意必固我。則心爲有物。而內不能忘也。

林子曰。物一也。自其物而言之。則謂之物。自其心之不能忘乎其物者而言之。則謂之欲。心之欲者。心之物也。書曰。內作色荒。外作禽荒。非以其色之爲物也。而以其心之荒於色者。物之也。非以其禽之爲物也。而以其心之荒於禽者。物之也。

林子曰。沙礫物也。珠玉物也。珠玉沙礫。均足以翳其目也。楊龜山曰。人性上不容添一物。豈必其物之不美者。而後謂之物哉。而諸凡有翳我之知。而非人性上之所本有者。皆物也。故楊子以物於義。而翳其知也。墨子以物於仁。而翳其知也。孝已以物於孝。而翳其知也。尾生以物於信。而翳其知也。仁義孝信。道

非珠玉邪。卽珠玉而足以翳其知焉。亦沙磔也。

漢鄭氏曰。知。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。格。來也。物猶事也。言事緣人所好來也。司馬溫公曰。格。猶扞也。禦也。能扞禦外物。而後能知至道也。朱子曰。格。至也。物猶事也。窮至事物之理也。王陽明曰。格。其不正以歸於正。而夫子則曰。格。其非心。豈其自漢以來儒者之說。亦皆非與。林子曰。學也者。心學也。外心以爲

三教正宗

大學正義

七

學。非學也。昔有少年與鄰之婦比。其父耻之。獄之於家。俾不得比。雖不得比。而彼少年之心。一隣人之婦也。晝不能餐。夜不能寢。竟困於思以死。夫心本虛也。虛而靈也。故曰靈臺。以隣人之婦。而入其靈臺而主之。孟子所謂其小者奪之也。此豈非其所謂非心而爲心之物乎。故格之也者。格也。格之而不爲其所奪也。

林子曰。余嘗譬之樹穀然。善其種子而藏之。

而惟恐其物有以蠹之也。至其樹之於地也。則培養之矣。培養此種子也。灌溉之矣。灌溉此種子也。自是而苗而秀而實。日至皆熟。自不可得而遏者。然心穀種也。不有乎所謂樹之之地邪。孔子曰。洗心退藏於密。程子曰。心要在腔子裏。乃所謂樹之之地也。林子曰。善農者。知有穀之種子。而去其蠹也已矣。善學者。知有心之種子。而格其物也已矣。

三教正宗

大學正義

六

或問求放心也。亦是格物與。林子曰。夫心之所由以放者。物物之也。故求其放心者。格物也。

林子曰。非惟於外物而格去之者。而非聖人之格物也。亦且於心之着乎其物也。而格去之者。而非聖人之格物也。或問何謂也。林子曰。敬之而已矣。故敬主乎中。而物無不格者。上也。心着乎物而始格之者。抑末矣。然則心既着於物矣。則如之何。林子曰。亦曰敬之而